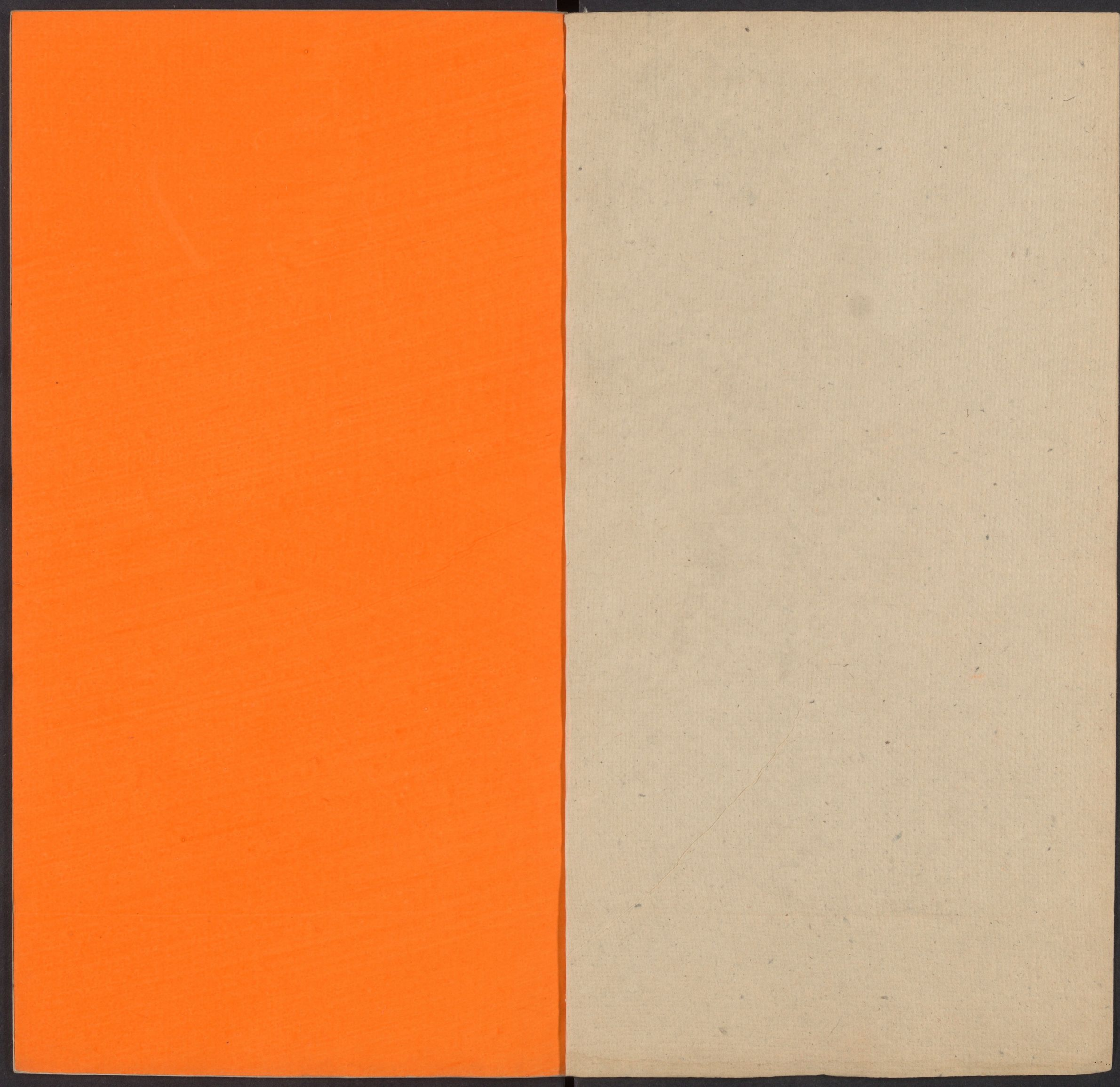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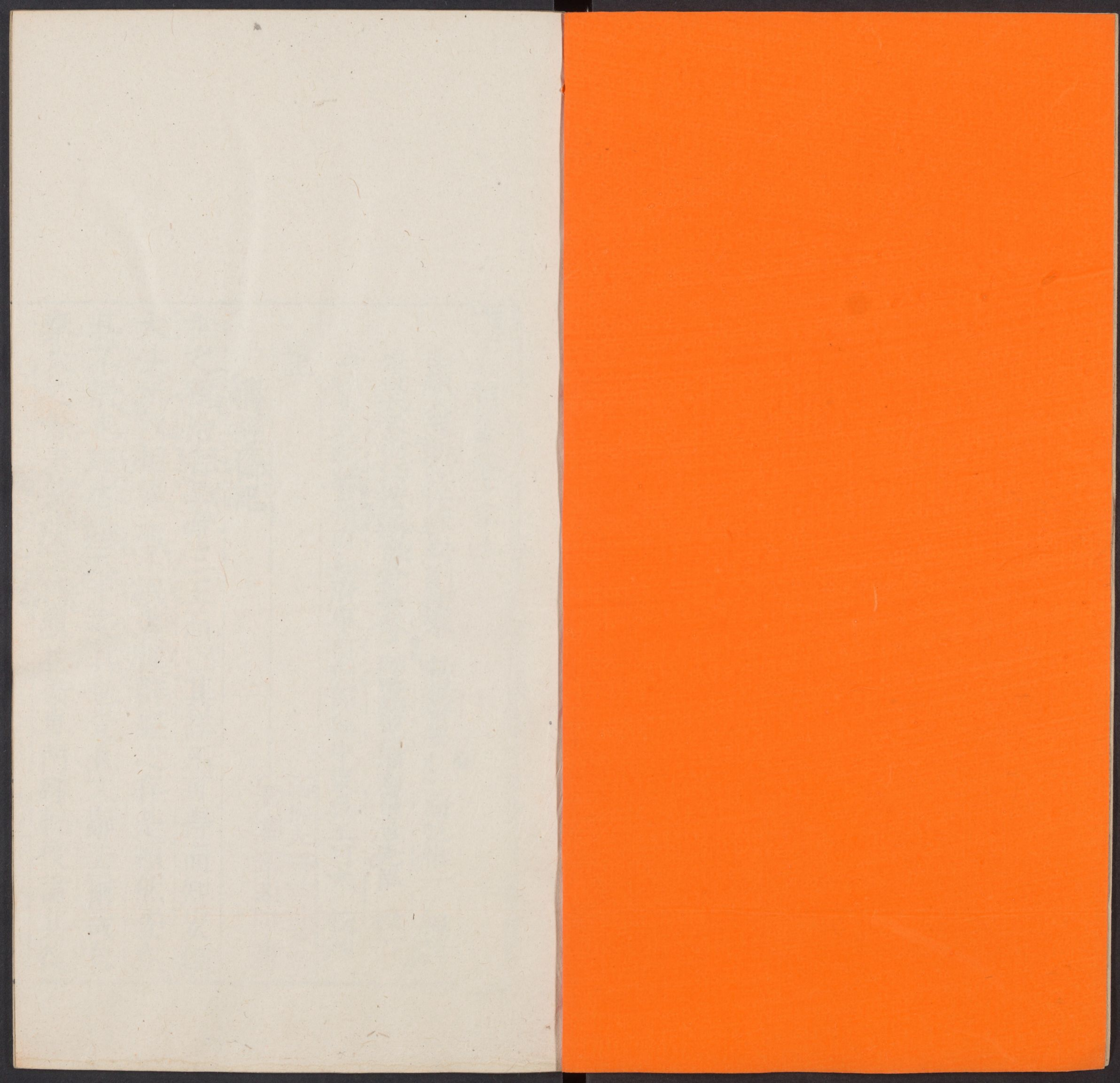


T 5406/4191

三
三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士簡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傳經齋記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世之稱治者三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綴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

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其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

經於聞人君京子。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待於性傳輔導儲后雖水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其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其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其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爲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

不知爲學者也其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耻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爲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

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殺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

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作周公孔子
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著在我而無虧歛之于一身
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為以
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為生民之宰者
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為
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
士為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仲邵
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齋予不能知邵君悉其
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
居深池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
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
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
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
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
為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為壽間里莫不歎息
謂王氏為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
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為
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

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然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况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温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

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

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

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

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盈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

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
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
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為喜蝕而不以
為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
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
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為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
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
則有酩酊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豕

之類於食物為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
怒而致敗鄭靈公藉羹不以分公而逆亂之禍以之
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飢飽亡其身
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
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
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饑貴而八珍九鼎之
庭賤而橡茹藿藜之室莫不有以待於味其物既不為人
所爭而其味和平清甘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
人若是者其惟菜為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
之腊毒而顧深嘗平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菹陸龜蒙

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菘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
味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為萬論
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
為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
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
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為監察御史其官貴顯
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為顯官而
嗜菜其善有二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
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
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吝

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所以
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
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
有所不願而况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其為記以告曰
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定幽顯赫微命播生萬彙承
命之中凝氣之醇豈惟人醉匪坳滴厥中若耐之在
醯醢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汗壤唯衆人厥精厥

懿生則具全知微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
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絕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
擬稽于初迺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罔覆載
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空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
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
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
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
則怨唯受有知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
天以君則臣躬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是協弟睦于家
邦陶于四海乃支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

馬弗思其復如閔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
于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器之歸惟志士懲
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覲斯覲祇稟粟馭馬
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
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克厥形而極其
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蠱螟俾無害
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
其妄昏喜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不
猷弘訓克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
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

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
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
養背聖自怡其道以陳惟其甫尚鑑于茲則遵聖人
之軌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
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
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
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汗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
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

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
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
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
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
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
况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
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
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
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
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

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平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尚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取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

哉知其無待於物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定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大貴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

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其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卧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因其宜也今子廼屢踏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

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子不息者而觀之夫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息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况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矜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後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

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
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
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
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
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
河決峽之辯爲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
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
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

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
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則親愛踈詞命不脩于鄉
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
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猶默則難以定國計和
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
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
之違片言之悖先生耻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
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
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
之淵乎方其靜也沉齋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

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
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
汨如溪潢澗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
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
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
得已而後辯則其辯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
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
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言相表裏而宰予子貢
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辯者未必能
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

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
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
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
生之默焉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
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
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
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
右公退則歛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

言夫靜之爲學著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鬧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

人持而搖之與破甬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日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箴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

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且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
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
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
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
三弟謀合貲產共金釐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
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
變乃即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
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

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
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
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
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
則循天之言也天之行也天不止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
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
聖人之經爲可任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
學百家衆說馳驅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
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

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
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孫崇微哉齊桓公欲
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
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
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民其云乎則以學經與否觀
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
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
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
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
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蚤起而未嘗正

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
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
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
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
凡學乎斯者備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焉乎天倫之序
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
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
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
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
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
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
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其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
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
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
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
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
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
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

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
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
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
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
性哉苟拘古之法度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
必奠執之必祝始爲飲食之火去今已遠矣今之飲
食非彼爲之也入猶不忘之况祖考吾之所本者吾
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
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
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

自始遷而祭群祖言平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入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且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况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

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蒼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斑斑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

以爲樂久之復循春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
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瑟音與風聲相和抑揚
徐疾琮瑋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
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濫耀難正
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
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
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
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
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
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
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
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
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
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
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脩德
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
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剖其字爲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
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

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鄉相而不喜予之萬
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
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
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闕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
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
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
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
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
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
符而况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

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
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憚彼哉故夫知相之
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
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
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
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金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
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
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
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
聲則汗出而顏變頰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

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為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為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為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

矣其心未以為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以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微之乎往昔糾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既成矣又且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兆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虛言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

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怛怛責其效而無所
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
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
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存不至
者也浦江之楊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
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
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
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
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
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

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
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瑰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
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
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雅釣以養生彈琴
讀書以養心徜徉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
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
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
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

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
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
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
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
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
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
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
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
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
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

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
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
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
非特政教不脩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
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
之也余才不敢望采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
十年間疾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
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
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
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

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滅
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
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
緩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
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
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
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
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

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
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於
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
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
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
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大著然以積善稱至
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
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
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
物矣視於廟則蓬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

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
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
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蔽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
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入常汲汲圖
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
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
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以
冥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

其族子克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
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
氣自東而生騰而如鳥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
如神欲焉而鸞鳳翔翥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
縮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沒
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
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况能常見之乎欲
常見之且不可况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况近
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
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

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纍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
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綉去體而疎布不掩者其爲變
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龍力執欲使適意者
常存而不失而率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
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
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
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爲歷終古
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
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
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

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
而思在我者勝之故脩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
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
此則葆形練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
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爲道
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
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
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
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卷之六
三十一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
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
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
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
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躡者不思哀而悲此
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
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况於父
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疑焉不待思而知情
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
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

之温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而怡怡
暮而舒舒豈知其為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遠親既久
則思生矣覓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
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為壽歲除時易
則思親之特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孰使
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
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三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
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
温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
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為

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爲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

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踈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恍然思况天下至

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且慶遠服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指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愜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踟躕焉累乎若無所依歆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

門闕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
孟縕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縕同門友王君子克
之子也孟縕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
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
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
溪上省其家撫孟縕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比爾
善事毋以昌大吾宗孟縕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
事生產故廬庫陋孟縕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
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縕之思蓋有
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頌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

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
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縕之思豈有過歟
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縕
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
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縕尚思繼其
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爾世爾毋固不得見
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縕之思哉夫天之
於人寓懽忻於悲哀爾於摧折孟縕之履患難
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
於孟縕是望予何以慰孟縕在乎慎之而已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
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
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
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
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
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
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
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
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

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舍而專乎古則其
失固道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
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
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
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
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
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
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
周公而問之琴未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
問於邾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

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
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
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
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
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
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
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
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
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
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

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
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
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
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
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
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
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
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
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
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

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祇肅廼下詔
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
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昇絮帛著為令然必有善為
鄉間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
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
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
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
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水可

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冠裳相與
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為幸宗族舉酒為壽
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貴售
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夭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
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湏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
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
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
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
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為難矣壽而皆
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

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
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
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
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
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
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
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
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一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
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尚年嘉善之
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

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
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
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
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
泉而忻然若都鄉相之位登乎耆艾而憚然常有嬰
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
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
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

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騫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壒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求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斷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也緡雲曹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

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真出而四海清遠優游大山遠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囂閥汚濁者不足以澆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飢而稻渴而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涅于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

百歲之後不與神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爲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予聞其風于其子閣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憂孰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

錄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既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窅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聞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

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
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
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
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
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
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
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
大行則使昆虫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
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
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

是也

蕙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
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聘智者馳騫太過釣竒竊
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
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
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
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
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
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蕙人

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
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
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
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
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
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蘊者欲起長
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
其所存謂余爲蘊者有矣而慕乎蘊者未始或見豈
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
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

事誠得蘊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漆君
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蘊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
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
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
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
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
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
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

而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既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為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庖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轅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輓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

邦國雖不垂於聖賢亦不失其為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為學家自為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俛俛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畧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為輪轂以禮樂為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

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衰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者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無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

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
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焉飛天而馬行地也
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
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
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
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
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
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
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
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

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
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饉室廬僅足以
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其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
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
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
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
於利祿者也君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
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

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
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
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棖刻楠丹漆黝堊文牕綺疏錦
幃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
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
狐袖豹褙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脆淪膚者服食之
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帶飯糗而茹藜粗
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
膝屏氣卑聲傾歆詭巧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
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

素而已剽雋掠竒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
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達意不求世
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
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
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
氣薄嬰兒設機弄文婦事遊讓賤者握文法富室擅
箠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
天之明德既瘞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櫻故能酬應
萬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
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

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歟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

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裨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眙相持歛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

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
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
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
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
古而遠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
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
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
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飭則不憂疆
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
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

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
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
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
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
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
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
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
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
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已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
而率之情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

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
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
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蒲門洪子好學不懈名
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
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
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
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
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

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聞
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
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
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
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
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
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
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狡之卑卑失是性
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
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

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
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
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
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
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
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
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
是也克已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
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
而適慮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

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况杞人
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
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
於用世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
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
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
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歎於
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

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猷猷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況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計齊民之畧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

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幸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賂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

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
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
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
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
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
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
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
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

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
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
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
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
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
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
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
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旣而棄去居金華讀
書學以自娛取賀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
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

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掇取虐斂
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
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
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粒而與細民
伍猶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
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複之地爲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
理輿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
泉甘而水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

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
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
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
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
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
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
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
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况於家乎三代以
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畧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
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

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危而不伐舍則弛用則
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
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
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
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
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
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
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
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
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

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
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
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
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梅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
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
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
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
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

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况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各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茫洋瀾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敵古今以爲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槩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

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指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減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

燕安之餘爲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濶飲食游觀而
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
爲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大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
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
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
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
猶水之在於器皿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
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

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
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清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
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
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
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
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
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
之翛然者則已填襟穢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
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泝淮以達于河濟
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

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口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十天者。泓亭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

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用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水。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

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
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
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
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
道者則不然在哉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
自樂而不資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
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日
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存
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
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

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
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
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
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
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
人嘗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
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
公署之崇嚴覩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
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
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

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
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
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
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
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
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
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
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
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已之天趣故其用周嘗
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

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
哉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慶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終

